



當代名人傳記之九

凱末爾

邢墨卿編

新生命書局發行

新生命大衆文庫

樊仲雲主編

813511

783,518

2751.2

凱末爾

邢墨卿編

新生命大衆文庫

當代名人傳記之九

樊仲雲主編

新生命書局發行



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出版
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廿五日三版

(當代名人傳記之九)

凱 末 爾

——實價一角五分——

版權所有

編著者

邢 墨 卿

出版者

楊 敬 初

翻印必究

7001——9000

發行者

新生命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中市

新生命書局

分發行所

南京太平街
北平琉璃廠街
武昌橫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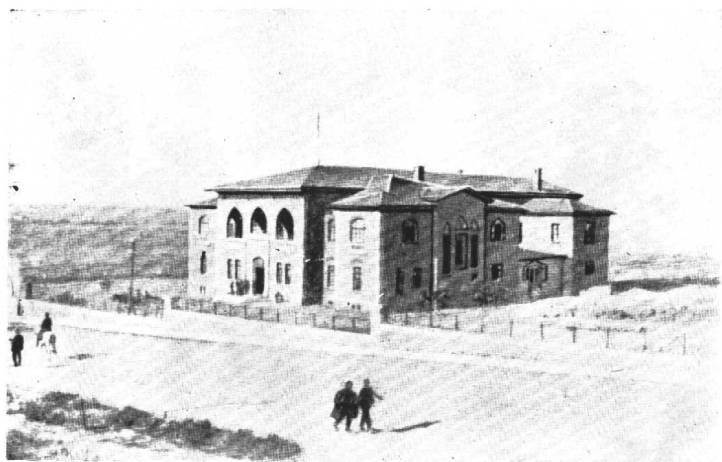
新生命書局

門市部

上海福州路中市

新生命書局

(上海蔚文印刷局承印)



(上) 安哥拉的新土耳其會議
(下) 督戰時的凱末爾



(上) 新土耳其的學生
(下) 凱末爾夫婦



凱末爾目次

凱末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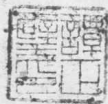
1

一	從 fez 到 hat	一
二	宗教的洗禮	六
三	預備做一個人	一
四	青年土耳其黨	二〇
五	加黎波里的英雄	二六
六	最後的決心	三四
七	大草原中的怒吼	四一

八	新興土耳其的常勝將軍……………	四九
九	第一任的大總統……………	五五
一〇	四十三歲的新郎……………	六二
一一	兀立在歐洲盡頭的銅像……………	六六

走到馬路上，一眼望去，每個人的頭上，差不多都戴着一頂帽子。有頂上綴一個結子的，有前面突出一塊鴨舌的，或者是齊額角有一圈平邊的，或者是後腦袋飄着兩塊小布片的，顏色固然各異，式樣也

—— 從 fez 到 hat



是不同。但是不管牠形式如何的繁多，我們中國人說起來，一般却都叫牠做帽子；即使是外國人以英語來說，普通也只分做兩種，一種是 cap（便帽），另一種則叫 hat（禮帽）。至於除 cap, hat 之外，另給牠一個特異名稱的，那便是土耳其人頭上的 *fon*。我們通常譯做「赤帽」。

那是一種紅氈做的，綴着流蘇，形狀有點像一個覆蓋的平底湯鍋似的帽子。在一個面目黧黑，並且皮膚上帶着油光的土耳其人頭上，戴這麼一頂帽子的確另有一種特異的風趣。就因為牠的特別罷，所以這種「赤帽」便和土耳其所特產的煙草同樣馳名於世界。在我國的大都市裏，如上海、天津、廣州等等的街道上，前幾年還間或可以

看到這種「赤帽」浮動在各色各樣的帽子中間，令人一見便知道那是一位從小亞細亞來的遠客。但是自從土耳其革命成功之後，這種奇異的帽子，便突然的在土耳其國內絕跡，我們也不容易再見了。

「我們應該同化於國際的文明，在外表上也必須顯露出我們的精神。我們應該穿西裝，我們要戴一種有邊的帽子。」

土耳其的總統，也就是土耳其的革命領袖凱末爾，有一次在伊奈波里演說的時候這樣說；接着他便下令全國的人民，一律不準再戴 fez，而換上了 Hat。

雖然是一件小小的事情，可是要改革也沒有那麼容易，單憑一紙命令，就能使土耳其人民服服貼貼的換上了新裝。土耳其原來是

一個回教的國家，可蘭經是最高的法典；她的人民之所以要戴這種「赤帽」，就因為可蘭經裏面，有這樣的話：

「凡是有邊的帽子，因為在祈禱的時候，不能在神前叩首而使前額着地，所以戴這種帽子的人，就是對神不敬。」

幾百年來，這種觀念已深印在土耳其人的心裏，所以這命令一下，不論土耳其人民對於這位常勝將軍怎樣的信仰，終於來了一個暴動，而且非常的嚴重。在與歐洲距離稍遠的東部幾省，如挨爾查倫一帶，尤其反動得厲害。正像辛亥革命時候，剪辮子須派兵在各縣的城門口，把進城來的鄉人捉起來硬剪一樣，凱末爾將軍只有用武力來壓平這種暴動；在槍斃了許多人，監禁了許多人，並且放逐了一些

藉此來煽動人民的他的政敵之後，這名聞全球的 tez，終於變成了歷史博物館裏的陳列品。

只爲了一頂帽子的事情，竟值得調兵遣將，殺人流血，這不是稀奇的事情嗎？這樣『小題大做』的凱末爾將軍難道不夠是一個奇怪的人物嗎？

老實說起來，凱末爾將軍一生的事業，確乎有點不平凡。他曾在加黎波里打敗了英軍；他撤廢了土耳其的蘇爾丹；他廢止回教的政教合一制度；他在士麥拿把希臘軍趕出了亞洲；他把土耳其從垂死的狀態中救了轉來，建設起土耳其共和國，而使之成爲現代國家；他不但使著名的 tez，成爲歷史的珍品，而且剝除了土耳其婦女的面

幕，根本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。但是我們若想知道得更詳細一點，我們且從他的幼年時代講起。

一、宗教的洗禮

據凱末爾自己說起來，他幼年時候的事情，到現在還能清晰地記得的，只有一件，那是關於他進學校的問題。那時他還只七歲。他的母親當然是一個宗教的信徒，她覺得她的兒子應該由一個回教的教師來教導；而他的父親，却希望他兒子有一點科學的知識。

當凱末爾出世（一八八〇年）的前幾年，土耳其國內的一般青年，憤國事之日非，曾以米達德為領袖幹了一番革新運動，擁阿勃特

耳·哈密二世爲蘇爾丹，頒布了「一八七六年的憲法」。雖然因哈密二世的陰險成性，第二年米達德即遭暗殺，憲法亦被視爲廢紙；但是這一次運動，却替土耳其青年打開一條傾向於西歐思想的大道。當時，土耳其青年到西歐去求學的很多，外國教師到土耳其來的也不少。凱末爾的父親愛里·利查知道這種趨勢，他還肯讓他那唯一的兒子，（凱末爾的兄弟早年夭折，只有一個妹妹，）再做宗教的信徒嗎？

他是一個薩隆尼加稅關的下級官吏，凱末爾就生在那裏。薩隆尼加在巴爾幹半島的南部，他的上代原是安那托里亞的農民移住過去的。他薪水很少，而且常常要拖欠，例外的賞賜，又往往被他的上級官長納入了私囊；所以如果照他的收入來說，他原只有讓他的兒

子進回教的學校，因為那是不要錢的。可是他那種生成的真實、前進、不信仰的性格，使他不在這一類事情上打算，加以在哈密二世的橫暴專制之下，土耳其人民都寄其希望於將來，所以對於他那唯一的兒子，一心要讓他受一點現代的教育。然而凱末爾的母親却宗教觀念很深，非叫凱末爾進回教的學校不可，那末怎麼辦呢？

愛里·利查用種種溫和的手段終於說服了凱末爾的母親。爲安慰她起見，使七歲的凱末爾受一番宗教的洗禮。

「在我入學的那一天早上，我母親把我穿上一身雪白的衣服，披上一塊麻布的肩巾，頭上纏起了頭巾，手裏拿着一個金色的木架。Hodja（回教的教師）帶着全體的學生來到我家塗着綠油的門

前。在禱告之後，我向我的父母親及先生行禮，舉起我的指尖到我的胸部和前額，並且在他們的手上一個個的吻了一下，然後同我的許多新朋友，在歡呼聲中，穿過許多街道到那個寺院附近的學校裏去。到了那裏，又做了一番祈禱，先生纔攜着我走進一間破舊的小屋，在那裏我開始讀起那尊嚴的可蘭經。」

凱末爾現在還清晰地記得的就是這一件事情。後來，大概過了六個月，凱末爾的父親就帶他到老教師舍姆雪·愛番迪所主辦的學校裏去，那裏是教授着現代的科學的。他的母親因為已經行過這種儀式，中心已慰，加以她原來是一位慈祥愷悌的婦人，絕不想妨礙她的兒子的將來，從此便一任其自由發展了。

愛利·里查從此便努力設法來增加他的收入，他辭去稅關的職務，自己去做木材生意；經他克苦經營的結果，也居然稍微有了點積蓄。但是不幸他的身體原來孱弱，經不起這樣的辛苦，不久竟因此而積勞成疾，等不及目睹他兒子的成功，便撒手長逝！撇下的孤兒寡婦，到這時除離開薩隆尼加這城市到鄉下去以外，沒有別的辦法。他們到拉格桑（那是個相距不遠的村莊）去倚靠一位親戚。那是一個農人，自己薄有田產。凱末爾到了那裏，便替他親戚做一個牧童。他對於這一種職務，頗有興趣，他覺得鄉村的風味實在遠比城市為佳。他常常在田坂裏坐着出神，雖然有他的小妹妹作伴，他總還是喜歡孤獨。至於他出神的時候，在想些什麼，那是他自己也說不清的。他在那裏